

# 大雪，覆盖了我的诗和远方

□李富

这雪，来得猝不及防，来得铺天盖地，来得义无反顾。昨夜还在灯下展读陶庵的《湖心亭看雪》，那些关于天与云与山与水的字句还在唇齿间流连，那些关于江南烟雨、大漠孤烟的诗行还在纸页间低吟。今晨推窗，却见天地换了妆容——不是柳絮因风起的轻灵，不是未若柳絮因风起的雅致，而是千军万马的白，浩浩荡荡的白，义无反顾的白，将整个都纳入它凛冽而纯粹的版图。

远山隐去了惯有的青黛，河流停止了经年的歌唱，原野收敛了斑斓的衣裳，连最后一抹倔强的梧桐叶也终于松开了握紧三个季节的枝头。这白，白得这般彻底，这般专横，这般不容置疑；它覆盖了远山的青黛，覆盖了河流的欢唱，覆盖了原野的路径，覆盖了屋檐的炊烟，覆盖了所有通往春天的标记。

我的诗，那些还在墨砚里酝酿的、正在笔端生长的、即将踏着脚启程的诗，那些关于桃花流水的诗，关于烟雨楼台的诗，关于长亭古道的诗，被这突如其来大雪封存了未写完的句子里，冻结在欲言又止的标点间。

我的远方，那个在地图上用朱砂标定了无数次的、在梦中沿着铁轨抵达了无数回的远方，那个有着杏花春雨的远方，有着骏马秋风的远方，有着碧海蓝天的远方，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突然失去了所有通往它的路径，所有辨认它的坐标。

大雪，是冬天的第三个节气，是时序轮回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坐标。它不像立冬那般矜持试探，带着初来乍到的生涩；不像小雪那般羞怯委婉，犹抱琵琶半遮面。它来时，带着北地王者的气度，裹着朔风的披风，擎着寒流的权杖，以不可阻挡之势，宣告严冬的真正降临。

古人云：“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这盛，是盛宴的盛，是盛大的盛，是盛气凌人的盛，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它让黑夜变得更长，让

炉火变得更暖，让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云朵，让整个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农谚里藏着先民的智慧，透着泥土的芬芳：“大雪小雪雪连连，来年必是丰收年。”麦苗在厚厚的雪被下做着关于金黄的梦，土地在寂静中积蓄着来春的力量，蛰虫在冻土深处蜷缩着等待惊蛰的雷声。这是自然的节律，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是生生不息的奥秘，不容置疑，不可违逆。

记忆深处，大雪总是与特定的气息、特定的声响、特定的画面紧紧相连。是祖母在灶间熬制腊八粥时，那些红枣、桂圆、糯米、红豆、花生在陶锅里翻滚、咕嘟、升腾出的甜香，那香气暖融融、黏稠稠，能驱散一整个冬天的严寒；是母亲将新渍的酸菜从粗陶缸中取出时，那股凛冽又清新的酸冽，那味道穿透岁月，至今仍唤醒味蕾上沉睡的乡愁；是父亲扫雪归来，棉帽、眉毛、胡茬上凝结的霜花在红泥火炉边渐渐融化时，散发出的带着烟草味的、湿润的温暖。

邻家的婶子们开始缝制过年的新棉袄，针脚细密得像飘落的雪片，在红红绿绿的布面上穿梭，编织着对新春的期盼。巷口的爷爷们把越冬的白菜、萝卜、土豆码成整齐的城墙，每一片菜叶都包裹着一个冬天的故事，每一道褶皱都藏着一段光阴的密码。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堆雪人、打雪仗，他们的笑声清脆如冰凌相击，红扑扑的脸蛋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梅花，鲜艳而充满生机。这些记忆的碎片，这些温暖的瞬间，在大雪封门的日子，在万籁俱寂的冬日，总会格外清晰地从心底浮现，如一盏盏灯火，温暖着被寒冬侵袭的筋骨，慰藉着在岁月中漂泊的灵魂。

可我的诗呢？那些关于烟雨江南的诗，关于杏花春雨的诗，关于小桥流水的诗，那些婉约的、清丽的、带着水墨韵味的诗行，此刻都被这北国的大雪覆盖、冻结、封印了。我试图在雪地上写下一行诗句，可雪花立刻飘落，温柔而坚决地抹去那些文字的痕迹，仿佛在说，这里不属于轻吟

浅唱。

我望向远方，可视线被密密的雪幕阻挡，天地间只剩下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白。远方，那个我日思夜想的、在日记本里描绘了无数遍的远方，它还在吗？那列注定要载我南下的绿皮火车，是否也在这茫茫大雪中停下了车轮，在某个无名小站静静地等待天明？那些等待我前去相见的人，那些未曾谋面的山水，是否也正望着这同一场覆盖了整个北中国的大雪，将期待的目光，投向我这同样被白色浸染的天空？

然而，在这看似窒息的、绝对的覆盖之下，某种激情，某种力量，某种不甘沉沦的渴望，却在悄然孕育，在静静燃烧，在等待爆发。炉火噼啪作响，那不是木材在燃烧，那是被困的太阳在呐喊，是光与热在枷锁中的抗争。茶壶嘴喷出的水汽，执着地、袅袅地向上攀升，像不屈的灵魂，向着无形的穹顶发出无声的宣言。

我翻开那些描写边塞、描写苦寒、描写征战的诗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迷茫与执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壮阔与苍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惊喜与豪迈。原来，古人的诗魂，也曾有这样的冰雪中磨砺、淬火、重生。他们不曾因大雪而放弃歌唱，反而在极寒中迸发出最炽热的诗句，在最绝望的境地里开垦出最绚丽的文学花园。这雪，覆盖了轻飘的浪漫，却可能催生出生雄的咏叹；它封锁了熟悉的小径，却可能开辟出崭新的航道；它冻结了表面的涟漪，却可能激荡起深远的潜流。

窗外的雪，渐渐小了，停了。世界静默如太古，时间仿佛也被这纯净的白所冻结，停滞在这庄严的一刻。在这绝对的、深厚的寂静里，我忽然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沉稳、有力、节奏分明，像远古的战鼓在永恒的雪原上敲响，宣告着生命的存在与不屈。我看见屋檐下悬挂的冰凌，在渐渐透出云层的苍白日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那是被困的彩虹，是光在冰的棱镜

中分解出的希望。我看见一只麻雀，勇敢地掠过皑皑雪地，留下浅浅的、如竹叶般的爪印，像一行行神秘的偈语，写在这巨大的白色书页上，等待着解读。

大雪，覆盖了我的诗和远方。它用这铺天盖地的、纯粹的白，抹去了我精心勾勒的路径和蓝图。但或许，它是要告诉我，诗，不只在江南的烟雨里，在杏花的芬芳里，也在北国的风雪中，在松涛的怒吼里，在冰凌的闪光里；远方，不只在被标注的地名里，在交通图的终点站里，在这被大雪重新定义脚下，在这片净化了的、等待书写的心境里。当世界被简化成最纯粹的黑与白，当喧嚣被沉淀为最深沉的静默，当所有外在的浮华都被暂时掩埋，另一种更为本真、更为磅礴的诗情正在雪被下萌动，另一个更为内在、更为广阔的远方正在这白色的混沌中重新孕育、悄然成形。

我推开被积雪半掩的房门，一股凛冽而清新的寒风瞬间涌入，刺着脸颊，却带着一种令人振奋的生机。这雪，终将融化，终将化作涓涓细流，渗入大地的血脉，滋养另一个万物萌动的春天。而我的诗，将带着雪水的清澈和寒意，带着冰的坚硬与光的温度，走向一个更加辽阔、更加深邃的远方。那远方，不再仅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疆域，是灵魂的深度，是穿越严冬后对生命更加透彻的领悟。大雪覆盖了一切，却又揭示了一切——它让我看见，真正的诗与远方，从来不在逃避之处，而在直面与超越之中，不在温柔的暖房里，而在广阔而严酷的天地间。

这雪，覆盖了世界，却让心变得澄澈；覆盖了道路，却让思想开始跋涉；覆盖了旧日的诗行，却为新的篇章预备了无瑕的纸张。我的诗和远方，未曾消失，只是在这场大雪中，完成了一次涅槃，一次升华，一次走向更深、更远处的启程。



## 那一地落叶

□鲁雅君

脚下簌簌有声  
是那一地落叶  
为昨夜的风开具了一张秋的证明  
虽不知风从哪里吹来  
也不知它又跑去了何方  
但我确信它跟秋合谋了第三季

不在意稍纵即逝的风  
我在意那一地落叶  
杨树叶、柳树叶、枫树叶、还有槐树叶  
宽细、圆窄、长短不一  
红黄灰绿，颜色各异  
如成群结队的麻雀或蜻蜓  
在柏油路上奔跑跳跃  
与正在弯腰弓背的环卫工人捉迷藏

30年前的好多个深秋  
我都要去树林里接落叶  
十指弯成把子  
贪婪地搜集大自然的馈赠  
回家后，落叶塞进灶膛  
温暖的火苗舔着大铁锅底  
蒸煮着寒的日子  
浓烟顺着纵横交错的炕洞  
爬进烟囱，竖成一枚感叹号  
告诉周围可能看见的人  
这间逼仄的土屋里，有人活着  
晚上，土炕慢慢解读书叶的温度  
我冰冻的梦想开始复苏

如今，再见落叶  
我心依旧暖  
被它拯救的灵魂  
穿越时空，日趋安然



## 歌词二首

□周雨轩

鸿雁湖

细雨清波，打湿了我的思念，  
微风拂过，羞怯了你的红颜。  
第一次拥抱，听到彼此的心跳，  
我们在鸿雁湖边许下诺言。

月光似水，流淌在你的心间，  
鸿雁入梦，静卧在我的身边。  
再一次偎依，沉醉彼此的甜蜜，  
我们在鸿雁湖边留下心愿。

啊！鸿雁湖，是你，是我，在这里遇见，  
一天又一天，我们深深眷恋、深深眷恋。  
啊！鸿雁湖，有我，有你，在这里缠绵，  
一年又一年，我们紧紧相伴、紧紧相伴。

如梦如烟

啊！如烟如梦、如梦如烟，  
白沙之间，惊鸿一片。  
别离已逾十年，  
总想起你噙满泪水的容颜。  
孤雁一声、落叶飘零，  
那一去山回路远、相见亦难。  
何日是归期，  
只把天涯望断、天涯望断。

啊！昨日如梦、今日如烟，  
桃花深处，弱水三千。  
哪里回到从前，  
最思念你轻抚蔓草的指尖。  
错过一回、只留清欢，  
愿一生知己相伴、良缘美满。  
最盼是相聚，  
哪怕风雪无边、风雪无边。

## 阿巴海寻雁记

□刘桂兰

听闻阿巴海最近有南归的鸿雁栖息停留，我与好友一拍即合，即刻开启了这场说走就走的寻雁之旅。

阿巴海并非真的海洋，而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原意为“叔叔”，后引申为“兄长”，藏着满蒙文化交融的深意。我们这次要去的阿巴海，是通辽市科尔沁左后旗巴彥毛都苏木的辉图阿巴海嘎查湿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得越来越好，这片湿地成了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有些鸟类成了这里的常客。夏季水草丰美，牛马闲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初冬时节，虽草木渐枯，却因迁徙的珍禽更添几分灵动。

心有期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谈笑间悄然划过。车窗外，视野逐渐开阔，大片枯黄的草甸铺展向远方，路边一丛丛芦苇与香蒲迎风而立，湿地的气息愈发浓郁。抵达之后，为免惊扰到雁群，我们将车远远停在堤坝上，沿着堤坝一边缓步前行，一边感叹着环境之美。不曾想，我们的身影立刻引起了不远处马群的注意——所有的马匹都抬起头看向这两位不速之客，互相对望了一会，察觉我们并无恶意，便又低下头安心觅食，那份警觉与松弛间，尽是草原生灵的自在。

立冬已过，今年的暖冬让水面仅结了一层薄冰，大片大片的芦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洁白的花絮漫天飞舞，不由得哼起了“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的旋律。我们漫不经心地欣赏着水中景致，那些挺立的蒲棒像极了串起来的火腿肠，我童心大发折断一枝，指尖搓动间，蓬松的绒毛便如蒲公英般四散飘飞，我的毛呢大衣上瞬间落满了雪花，惹得两人相视一笑，所有的急切与浮躁，都在这细碎的欢喜里悄悄消散。

步行了半个多小时，雁群依旧杳无踪迹，只在地上拾到几根白色的天鹅羽毛。“连个大雁毛都没见着，怕更别谈大雁了！”我俩异口同声地打趣道，语气里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失落。话音未落，“扑棱扑棱”的振翅声骤然响起，震彻耳畔——不到五十米远的地面上，黑压压的一大群鸿雁突然腾空而起！我又惊又喜，即便有些密集恐惧症，也赶忙举起手机，指尖微颤着记录下这震撼的瞬间。只见雁群在空中不断变换队形，时而排成规整的“人”字，向着远方笃定前行；时而凝成一团，仿佛在低语告别；盘旋的鸿雁与蓝天中飞机留下的烟云交织缠绕，成了这个初冬最动人、最壮阔的画面。

这场意外的邂逅，让先前的些许失落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站在原地，目送着雁群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直至化作天际线上的点点黑影，悄然融入淡蓝的天幕。风掠过湿地，芦花簌簌作响，仿佛在在为远行的鸿雁送行，也为我们这场即兴之旅，送上最温柔的馈赠。

往回走时，脚步都轻快了许多。我们在地上捡起几片大雁的羽毛，攥在手中，细腻的绒毛贴着掌心，暖意瞬间蔓延至心底。仔细观察，每一片羽毛的纹路都细密完整，浑然一体，我猜，这样的结构，大抵就是它们能跨越山海、远赴南方的底气吧。好友笑着说：“这趟真是值了，比预想中还要震撼。”我深以为然，有些美好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就像这阿巴海湿地的雁群，在不经意间，馈赠予我们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夕阳西下，余晖为湿地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堤坝旁的芦苇荡染成了橘红色，风一吹，便翻涌着细碎的光；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腾的烟雾与天边的晚霞相融；牛马在草地上悠然踱步，身影被拉得很长，构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田园画卷。回望这片湿地，它不仅是候鸟停歇补给的驿站，更是都市人逃离喧嚣、回归本真的精神栖息地，每一缕风、每一声鸟鸣，都在治愈着疲惫的心灵。

坐在车里，我翻看着手机里的视频，回想着雁群起飞的瞬间，耳畔仿佛还回荡着那整齐划一的振翅声，震撼而有力量。这场说走就走的寻雁之旅，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既定的收获，却在意外与等待中，收获了最纯粹的快乐与感动。

红彤彤的夕阳渐渐接近了地平线，风逐渐微凉，但心里却暖融融的。那些掠过天际的雁影，那些与好友默契的陪伴，那些湿地里的草木与生灵，都化作了这个初冬最生动的注脚，镌刻在记忆里，久久不散。往后再想起，依旧会记得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记得阿巴海的风，与远方的雁。



西辽河 青山如黛  
孔祥秋 摄

## 5025亩农田上的和解

□陆继成

冬日的风裹着寒意掠过窗棂，办公桌上的热茶还冒着热气，窗外的杨树叶落了满地——距离那片5025亩农田的纷争，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昨天刚接到耕种方的电话，说最后一笔抵账款项已经结清，玉米早已颗粒归仓，电话里的声音满是释然。放下听筒，老周忽然想起一个月前那个烈日灼灼的午后，田埂上尘土飞扬的争执，和浸透汗水的警服。

深秋的日头正毒，晒得玉米叶卷了边，田埂上却挤满了人。几十号人围着三台轰鸣的收割机，争执声盖过了机器的声响，尘土飞扬中，脸涨得通红的男人们互相推搡，女人的哭诉声夹杂其间，眼看就要酿成冲突。

“都住手！”一声沉闷穿透喧闹。老周带着年轻民警小张拨开人群，警服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他刚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还没回车上喝水，裤脚沾着的泥点还没干透，又马不停蹄赶到了这片5025亩的农田。

“有话好好说，动手解决不了问题！”老周走到人群中央，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看到土地所有人攥紧的拳头，指节泛白；耕种方脸上的焦灼，眼角堆着红血丝；农资供应方紧锁的眉头，嘴角抿成

一条直线。蹲下身，老周抓起一把土，指腹摩挲着干结的土壤：“这地里的玉米眼看就要熟到顶了，耽误了收割，损失的是大家的血汗钱，值当吗？”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老周拉着三方代表坐在田埂边的树荫下，从背包里掏出笔记本。“慢慢说，咱们一桩桩捋。”他的指尖在纸上滑动，耐心倾听着各方的诉求。原来，耕种方承包了三家的5025亩农田，525万元地租却迟迟未支付，还拖欠着农资供应方325万元的化肥种子款。眼看收割季到了，三家土地所有人和农资供应方急着回款，便想强行收割抵账，耕种方自然不肯，矛盾就此爆发。

“我们也难啊！”耕种方代表抹了把脸上的汗和泥，声音沙哑，“今年行情不好，粮食还没卖出去，手里实在周转不开，但这玉米是我们起早贪黑种出来的，怎么能让别人随便收？”土地所有人立刻反驳：“我们的地租拖了大半年，家里等着钱用，不收割抵账，我们的损失谁来补？”农资供应方也跟着附和：“我们垫资进的化肥种子，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不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

老周静静听着，时不时点头，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他抬头看了看天，日头已经西斜，便站起身说：“大家的难处我都懂，但现在最要紧的是抢救。玉米一旦过了最佳收割期，品质下降，卖不上价，大家的损失就大了。”他拉着土地所有人的手：“他们欠你们的钱，有合同有凭证，跑不了。但强行收割，既不合规，也容易激化矛盾。”又转向耕种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得拿出诚意，给人家一个明确的还款方案。”

老周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地上画着示意图，一点点拆解问题：“5025亩地，咱们分批来收。先划出一部分让土地所有人收割抵账，剩下的留给农资供应方，耕种方也能保住一部分收成周转。”他核算着每亩地的产量和价值，耐心劝说各方让步。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流下，滴在泥土里，洒开一小片湿痕。小张在一旁帮忙计算，时不时补充着法律条款，提醒各方依法维权。

三个小时里，老周没敢多喝水，生怕上厕所耽误时间。他的嗓子渐渐沙哑，嘴唇干裂起皮，却依然不厌其烦地调和着三方的分歧。他举着例子：“去年隔壁村也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争执耽误了收割，最后三方都亏了本。咱们不能重蹈覆辙啊。”他的语气诚恳，眼神里满是关切。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农田里。在老周的反复劝说和协调下，三方终于达成了和解协议：耕种方分5次支付土地所有人500万元，对应收割3000亩农田；剩余2025亩由农资供应方收割抵账。当三方代表在和解协议上签字时，老周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收割机重新启动，轰鸣声在田野里回荡。老周看着穿梭在玉米地里的收割机，长长舒了一口气，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滑落。小张递过来一瓶水，他猛喝了几口。远处，玉米穗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这场田埂上的和解。

暮色渐浓，老周和小张踏着余晖往回走，裤脚沾满了泥土，警服上汗渍与泥点交织。但他们的脚步格外轻快，因为他们知道，这三个小时的辛苦没有白费，保住了三方的利益，守护了这片土地的安宁。田埂上的泥土气息混着玉米的清香，萦绕在鼻尖，那是丰收的味道，更是和谐的味道。

而这味道，时隔一个月，依然清晰如昨，在深秋的风里，诉说着派出所民警为民生的牵挂与担当。

